

「姜」字來源補說

魏宜輝

(江蘇) 南京大學文學院

摘 要

《說文解字》認為「姜」是一個从羊、久聲的形聲字。而從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中的通假材料來看，「姜」更有可能是一個聲紐為舌音而韻部為幽部或與之讀音相近的字。馬敘倫認為「姜」是「羞」之訛文。通過與相關文字形體的比較分析，本文認為馬敘倫的說法基本上是可信的，更準確地說「姜」是「羞」的變形分化字，「姜」字完成變形分化的時代應該是在漢代。

關鍵詞：「姜」字、「羞」字、分化、漢代

Abstract

According to *Shuowen Jiezi* (說文解字), *you* (姜) is a phonogram with *yang* (羊) as the semantic component and *jiu* (久) as the phonetic component. On the other hand, evidence from both received and excavated texts suggest that the phonetic component of *you* (姜) is more likely to be in the dental initial groups and *you* (幽) rhyme group (or a rhyme group close to *you*). Ma Xulun (馬敘倫) has argued that *you* (姜) resulted from a miswriting of *xiu* (羞). Through analysis of variant forms and comparisons with related graphs, the present paper agrees with Ma Xulun and further argues that *you* (姜) is a character derived from *xiu* (羞) and that the derivation is completed during Han Dynasty.

Key words: *you* (姜), *xiu* (羞), graphic derivation, Han Dynasty

大徐本《說文·羊部》：「𦍋，進善也。从羊、久聲。文王拘𦍋里，在湯陰。」¹徐鍇《說文繫傳》所載相同，又曰：「若言誘善也。」²段玉裁《說文解字注》認為：「『進』當作『道』。道善，導以善也。《顧命》『誕受𦍋若』，馬曰：『𦍋，道也。』文王拘𦍋里，《尚書大傳》、《史記》作牖里。」³另外，《說文·厶部》收有「𦍋」字：「𦍋，相誑呼也。从厶、从𦍋。誘，或从言、秀。誑，或如此。𦍋，古文。」⁴段注認為「𦍋」為「𦍋」之後起字。⁵「𦍋」，《玉篇·羊部》曰「今作誘」。⁶結合《玉篇》的情況來看，段說應該是可信的。

我們在已出土的先秦兩漢文獻中尚未見到「𦍋」字。⁷馬王堆帛書《繆和》篇中，「𦍋里」之「𦍋」是用「條」字來表示的。⁸

是故【5 下】湯〔□□〕王，文王紂（拘）於條（𦍋、牖）里，秦〔繆公困〕於穀，〔齊桓（桓）公〕辱於長飭（勺），戊（越）王句（句）賤（踐）困於〔會稽〕，晉文君困【6 上】於驪氏。……【6 下】

「牖」、「誘」古音皆為喻母幽部字，「條」為定母幽部字，三字的讀音關係極近，出土文獻中也有三字及其諧聲字相通的辭例。⁹「久」字古音為見母之部字，雖然之、幽兩部關係密切，但「久」與「牖」、「條」、「誘」讀音關係不近，也未見有通假的辭例。從傳世文獻及出土文獻「𦍋里」之「𦍋」或作「牖」、「條」以及「𦍋」、「𦍋」或作「誘」這些情況來看，「𦍋」字的讀音恐怕未必如《說文》所分析的从「久」聲，它更有可能是一個聲紐為舌音而韻部為幽部或與之讀音相近的字。

¹ 〔漢〕許慎撰，〔宋〕徐鉉校定：《說文解字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3年），頁78。

² 〔南唐〕徐鍇撰：《說文解字繫傳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7年），頁71。

³ 〔清〕段玉裁撰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1981年），頁147。

⁴ 〔漢〕許慎撰，〔宋〕徐鉉校定：《說文解字》，頁189。

⁵ 〔清〕段玉裁撰：《說文解字注》，頁437。

⁶ 王平、劉元春、李建廷編著：《宋本玉篇》標點整理本（上海：上海書店出版社，2017年），頁369。

⁷ 《字源》認為「𦍋」字始見於戰國時代，从羊、久聲，《說文》採納其結構，隸變後楷書作「𦍋」，主要是小篆的筆勢變化。但《字源》所依據的戰國文字字形其實是後代的傳抄古文。雖然有的古文形體來源很早，但也有相當多的所謂「古文」其實是後人依據篆、隸逆推杜撰出來的。顯然不能以傳抄古文中「𦍋」字的形體來確定「𦍋」字出現於戰國時代。參見張標：《字源》「𦍋」字條，李學勤主編：《字源》（天津：天津古籍出版社、瀋陽：遼寧人民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321。

⁸ 陳劍：《〈周易經傳〉釋文注釋》，裘錫圭主編，湖南省博物館、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纂：《長沙馬王堆漢墓簡帛集成（叁）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4年），頁123。

⁹ 白於藍：《戰國秦漢簡帛古書通假字彙纂》（福州：福建人民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95、109。









如果這種理解成立，那麼對於「姜」字構形的分析也應該有一種新的理解。既然「久」非聲符，那麼「姜」字是否為會意字？但「久」字的構形我們尚不清楚，且古文字中未見有其他以「久」作為意符的字，所以認為「姜」為會意字恐怕也不可信。

馬敘倫認為「姜」是「羞」之訛文。甲骨文「羞」字作「𡗗」，他認為「姜」之「久」即「𡗗」之訛。¹⁰陳劍也認為這一說法很可能是正確的。¹¹我們認為這一看法值得重視。

裘錫圭在談到「文字的分化」時指出，分散多義字職務的主要方法，是把一個字分化成兩個或幾個字，使原來由一個字承擔的職務，由兩個或幾個字來分擔。用來分擔職務的新造字稱為分化字，分化字所從出的字稱為母字。文字分化的方法可以分為四類，其中一類是造跟母字僅有筆畫上的細微差別的分化字。¹²

「姜」應該就是這種通過改造「羞」字初文的局部形體而產生的一個分化字。

甲骨文中的「羞」字作「𡗗」。裘錫圭指出，「羞」的本義是進獻食物，表意初文從「又」持「羊」，後來「又」改為形近的「丑」（篆文「丑」作「𡗗」），就成為从「羊」「丑」聲的形聲字了。¹³

| | | | |
|---|----|--|---|
| 秦 | 竹簡 |  睡虎地秦簡·語書 11 | |
| | 璽印 |  中國封泥大系 4571 |  中國封泥大系 4588 |
| 漢 | 簡帛 |  馬王堆帛書·周易 43 下 |  北大漢簡·蒼頡篇 27 |
| | 璽印 |  武威漢簡·儀禮·有司 53 |  武威漢簡·儀禮·有司 17 |
| | 璽印 |  中國封泥大系 11499 ¹⁴ | |

¹⁰ 馬敘倫：《說文解字六書疏證》（上海：上海書店，1985年），卷七，頁121。

¹¹ 陳劍：〈《上博（八）·顏淵問於孔子》補釋兩則〉，武漢大學簡帛研究中心主辦：《簡帛》（第七輯）（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2年），頁38。









¹² 裘錫圭：《文字學概要》（北京：商務印書館，1988年），頁223。

¹³ 裘錫圭：《文字學概要》，頁153。

¹⁴ 羅福頤編著的《漢印文字徵》14·17「羞」字條下收錄了西漢封泥「御羞丞印」的「羞」字，字摹作「𡗗」形。而諸封泥著錄書中所見西漢封泥「御羞丞印」的「羞」字均寫作「姜」形，疑《漢印文字徵》此字為錯摹。《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》「羞」字條也據《漢印文字徵》收錄此形，亦誤。參見羅福頤編：《漢印文字徵》（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78年）；漢語大字典字形組編：《秦漢魏晉篆隸字形表》（成都：四川辭書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1062。

從上表中的字例可以看出，從秦到西漢時期，「羞」字仍保持著早期从羊从又的「𦍋」形寫法，而到了東漢時期的武威漢簡中則出現了从羊、丑聲的「羞」形寫法。值得注意的是，在武威漢簡《儀禮》中「羞」、「𦍋」兩種寫法同時存在。這表明抄寫者所據的本子可能屬於早期抄本，使用「𦍋」形「羞」字，而在當時人們已經開始使用「羞」形寫法，抄寫者受到這兩種因素的影響，所以會在竹簡中出現兩種寫法的「羞」字。

鑒於尚未在秦漢出土文獻中見到「𦍋」字，我們只好藉助其他相關文字的字形演變模式，來對「𦍋」字的來源進行推斷。我們先以秦漢簡帛文字中的「敢」字為例：

| | | |
|---|--|---|
| 秦 |  睡虎地秦簡·秦律雜抄 15 |  睡虎地秦簡·為吏之道 2-5 |
| 漢 |  馬王堆帛書·經法 1 上 |  銀雀山漢簡 1145 |
| |  居延新簡 EPT59:49A |  居延新簡 EPT52:522A |
| |  居延新簡 EPT57:52 |  居延新簡 EPS4T2:63A |










西周金文中的「敢」字寫作「𦍋」(南宮乎鐘)，戰國秦駟玉牘乙中的「敢」字作「𦍋」，承襲了早期的寫法而又有所變化，其右半部分寫作「𠂔」形。從上舉秦漢簡帛諸字例中，不難發現「敢」字右半部分呈現出「𠂔→𠂔→𠂔→𠂔」這樣一種演變過程。在其後字形演變中，有的「𠂔」形又經由「𠂔」形進一步變作「久」形，如上舉居延新簡中「𦍋」字的右半部分基本已變作「久」形。《鐵齋藏古璽印》收錄有漢印「成敢」：¹⁵



其中的「敢」字的右半部分也寫作類似「久」形。這種寫法可能是據隸書「敢」字轉寫而來的。

¹⁵ 《鐵齋藏古璽印》的編者認為此印為秦印，顯然是不妥的。參見王臻編著：《鐵齋藏古璽印》(北京：中國文化藝術出版社，2010年)，頁58。

秦漢簡帛文字中「畝」字局部形體也經歷了與「敢」類似的演變。

| | | | | |
|---|---|----------------|--|---------------|
| 秦 |  | 睡虎地秦簡·秦律十八種 38 | | |
| |  | 里耶秦簡 8-455 |  | 里耶秦簡 8-1519 背 |
| 漢 |  | 銀雀山漢簡 497 |  | 銀雀山漢簡 870 |
| | | |  | 銀雀山漢簡 937 |
| |  | 居延漢簡 90·4 |  | 居延漢簡 182·25 |
| |  | 鳳凰山漢簡 M10·29 | | |

在西周金文中，「田畝」之「畝」皆用从田、每聲之「畹」字來表示，如「畹」（賢簋）、「畹」（師寰簋）、「畹」（兮甲盤）。秦漢簡帛文字中「畝」字作「畹」形的這種寫法，我們認為是將「畹」形「每」字割裂開來而形成的變體，字形被分解為三個部分，即： $\text{畹} = \text{E} + \text{丿} + \text{又}$ 。¹⁶「畹」右半的「又」形應該是來自分解後的「又」部分。與「敢」字右半部分呈「又→又→久」的演變情況相類似，鳳凰山漢簡中的「畹」之右半部分也演變作近似「久」形的寫法。由此我們可以推斷出，《說文》小篆中的「畝（畝）」形寫法應該是由隸書的「畹」形寫法轉寫改造而成的。

回顧上舉武威漢簡中的「畹」形「姜（羞）」字字例，可以看出其所从「又」旁與「羊」旁下段筆畫相交匯，形成「久」形寫法。這種寫法在上舉「敢」、「畝」字例中也出現過。這表明「姜」字下部演變作「久」形是完全有可能的。

我們再從讀音的角度來考察「姜」與「羞」字的關係。我們在上文已經指出，「姜」字與「牖」、「條」、「誘」字有異文關係，其讀音與三字相同或相近，因此「姜」可能是一個聲紐為舌音而韻部為幽部或與之讀音相近的字。而「羞」古音為心紐幽部字，正與「姜」字讀音相近。馬敘倫早就注意到「姜」與「羞」的讀音關係相近，但是他將「姜（羞）」字理解為从又、羊聲，則是有問題的。¹⁷古書中有「羞」與「脩」相通的辭例，如《尚書·洪範》：「使羞其行。」《潛夫論·思賢》引「羞」作「循」。段玉裁《古文尚書撰異》曰：「『循』蓋『脩』之誤。」

¹⁶ 之所以將「畹」形「每」字割裂開來寫作「畹」，可能是考慮到在「畹」中「田」與「每」兩部分局部形體相似且接近，書寫者為了避複而對字形進行了調整分割。參見魏宜輝：〈「畝」字構形新探〉，復旦大學出土文獻與古文字研究中心編：《戰國文字研究的回顧與展望》（上海：中西書局，2017年），頁281-282。

¹⁷ 馬敘倫：《說文解字六書疏證》，卷七，頁121。

《禮記·祭義》：「羞肝肺。」《孔子家語·哀公問政》「羞」作「脩」。¹⁸《說文》「𡙇」字條下收錄有異體字「誦」。《玉篇》指出「誦」為「誘」之異體。¹⁹從字形分析看，「誦」似乎應該是一個從言、盾聲之字，與「誘」字讀音相去甚遠。結合段玉裁《古文尚書撰異》的看法，我們傾向認為《說文》「𡙇」字條下的異文「誦」字很可能是經歷了「脩→循→誦」這樣一個演變過程。²⁰字之所以變作從「言」旁，可能是受到了前面「誘」字字形的影響。這種情況說明「𡙇」與「脩」的讀音關係也是非常密切的。如果此說成立，亦可作為「𡙇」、「羞」音近的旁證。

最後再談談《說文》對於「𡙇」字的說解。《說文》：「𡙇，進善也。」段玉裁注：「進當作道。道善，導以善也。」段注的理解有誤。馬敘倫已經指出，「進善」當作「進膳」。《說文·丑部》：「羞，進獻也。」「進膳」與「進獻」同類。²¹他的說法是很有道理的。「進善」之「善」，是「膳食」之義，文獻後多以「膳」或「饌」來表示。「進善」即「進獻膳食」，這與「羞」字的本義相吻合。《廣雅·釋言》：「𡙇，致也。」²²這裡的「致」也是「進獻」、「貢獻」的意思。《說文》、《廣雅》關於「𡙇」、「羞」二字的說解基本是一致，也從另一個角度顯示出「𡙇」、「羞」二字密切的形義關係。

《尚書·康王之誥》：「惟周文武誕受𡙇若。」陸德明《釋文》引馬融曰：「𡙇，道也。」²³「𡙇」與「道」字的讀音也非常近，以「𡙇」訓解「誘導」義的「道」，這應該是「𡙇」字的假借義。

通過以上的討論分析，我們認為馬敘倫提出的「𡙇」為「羞」之訛體的說法（更準確地說「𡙇」是「羞」的變形分化字），是可信的。「𡙇」字完成變形分化的時代應該是在漢代。

——本文蒙蘇建洲、張傳官先生審閱並提出寶貴意見，在此謹表謝忱。

——本文為國家社科基金項目「戰國秦漢簡帛文獻用字綜合研究」（17BYY131）的階段性成果。

¹⁸ 高亨纂著：《古字通假會典》（濟南：齊魯書社，1989年），頁740。

¹⁹ 王平、劉元春、李建廷編著：《宋本玉篇》標點整理本，頁144。

²⁰ 古書中還有「脩」誤作「循」的例子，如《漢書》「脩成道」誤作「循成道」；《後漢書》「脩行」誤作「循行」。參見〔清〕王念孫：《讀書雜誌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85年），頁265；〔宋〕范曄：《後漢書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65年），頁3636。

²¹ 馬敘倫：《說文解字六書疏證》卷七，頁121。

²² 〔清〕王念孫：《廣雅疏證》（南京：江蘇古籍出版社，1984年），頁134。

²³ 〔唐〕陸德明：《經典釋文》（北京：中華書局，1983年），頁50。

參考文獻

- 白海燕：《居延新簡文字編》，長春：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（導師：馮勝君教授），2014年6月。
- 北京大學出土文獻研究所編：《北京大學藏西漢竹書（壹）》，上海：上海古籍出版社，2015年。
- 陳松長編著，鄭曙斌、喻燕姣協編：《馬王堆簡帛文字編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1年。
- 甘肅省博物館、中國科學院考古研究所編著：《武威漢簡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5年。
- 湖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：《江陵鳳凰山西漢簡牘》，北京：中華書局，2012年。
-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：《里耶秦簡（壹）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2年。
- 湖南省文物考古研究所編著：《里耶秦簡（貳）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17年。
- 李 瑤：《居延舊簡文字編》，長春：吉林大學博士學位論文（導師：馮勝君教授），2014年6月。
- 駢宇騫編：《銀雀山漢簡文字編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2001年。
- 任紅雨編著：《中國封泥大系》，杭州：西泠印社出版社，2018年。
- 睡虎地秦墓竹簡整理小組編：《睡虎地秦墓竹簡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90年。
- 銀雀山漢墓竹簡整理小組：《銀雀山漢墓竹簡（壹）》，北京：文物出版社，1985年。